

麦子熟了

□流苏

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又到了收麦子的季节。时间如白驹过隙,我从懵懵懂懂的孩童时代到了不惑之年,耀眼的阳光下,涌动的麦浪如潮水,时常涌上心头。想起小时候,麦收的季节,天不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做饭,父亲拿出一把把镰刀在厚重的磨镰石上仔细的打磨着。五月怎能少了会唱歌的布谷鸟:“割麦种豆,割麦种豆……”这叫声像是丰收的号角,催熟了遍野的麦子。

当东方薄暮,我们兄妹跟着父亲和母亲,带着镰刀拉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架子车就朝麦田的方向走去。那时我可能实在是太小,也真的不会割麦子,跟着哥哥和姐姐们后面,也就是觉得好玩而已。父亲也不舍得让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学着割麦子,怕锋利的镰刀割伤我自己,只是安排我跟四姐在后面捡掉在地上的麦穗。当太阳开始毒辣辣地照着大地时,母亲和姐姐们弯腰割着麦子,父亲和哥哥往麦场里拉运着一车车割好的麦子,我在小路上一趟趟地用水壶给家人提着冷凉了的白开水。后来慢慢有了可以把麦子割倒的小型收割机,收割后还是要把麦子拉到场里面。经过几次晾晒、碾压、收拢,一堆一堆待扬的麦子就出现在眼前。起风时,父亲拿着木制的扬锨,铲着麦子撒向天空,风带着麦余飘的远远的,金黄的麦子在半空中划了个好看的弧线,又落了下来,堆成了长长的麦堆。顽皮的我总偷偷躺在麦堆上,闻着新麦的清香,不知不觉就上面睡着了。

也许是我太念旧,也许是小时候有父亲在的日子太幸福。这么多年了,一想起收麦子,就想起父亲在的幸福时光和麦子熟时的麦香味。小时候真傻,天天盼着长大,现在长大了,发现纷纷扰扰的烦恼也来了,再也回不到傻傻的哭着,哭着就笑了的时光。转眼即逝的时光,飞一样的往前走,当初父亲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已是不惑之年,麦田也从我身边消失了很多年。而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土地的父亲,也长眠于麦田,做了麦田守望者。每当这个季节,看到大片大片的麦田,总想起父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泪不知不觉的浸润着我的双眼。

都说人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每当跟朋友们聊起收麦子的季节,很多人都会说,太脏了,太累了,但也有很多人都会说,收麦子虽说辛苦,看着那些金色的粮食,那种内心深处的喜悦,让人一生难忘。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村和城市有很大的差距,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是多少人向往的天堂,于是我们拼命想逃离那个要辛苦劳作才能生活的故乡。当城市的钢筋混凝土和住对门都不相识的邻居,繁华中的寂寞,让我们愈发怀念从前,怀念村子中质朴的左邻右舍。小村、溪水、炊烟、麦田就成了挥也挥不去的乡愁,故乡也成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远方。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早就从收麦子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田埂上,看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像吞金兽那样,在轰鸣声里把一粒粒金色的麦子收割到机仓时,你真的会感叹科技的伟大。

麦子熟了,请去丰收在望的麦田边走吧!采一束野胡萝卜花,跟着布谷鸟歌唱,“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那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你会感觉,一切的一切都明朗起来,心情也瞬间好了起来。我们寻了半生的诗和远方,其实就在身边。

河南三夏吟

★李剑友

夏日熏风芒穗黄,
沃园刈麦铁牛狂。
前边修剪籽脱净,
后面卷压秸捆装。
早壤播秋争分秒,
水田插稻竞时光。
三农丰产国安定,
仓储盈余心不慌。

麦穗

★袁帅

它昂起头,高举整个早晨
土地抻拢一个领奖台,把它高高垫起
正当小鸟在聊天室传播流言蜚语的时候
它已金黄耀眼
朝阳出来接见它,它激动无语
它是五月的主角
它撑开免费的珠宝店
只接纳农夫



灿若红霞石榴花

□刘一平

“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芬芳五月,姹紫嫣红。城乡一隅石榴花更是俏丽灵动、艳如丹霞。

石榴花精巧细致、空幽烂漫,远远望去,像是在一幕幕绿色丝绒毯上镶嵌的一颗颗璀璨的宝石。

石榴花又名安石榴、海石榴、若榴、丹若、山力叶等,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株高2米~5米,有的可达7米,树干呈灰褐色。石榴一般在每年5月~7月开花,8月~10月果熟。

关于石榴花有一段凄美的传奇故事:说是张骞在西域安息国的住房门前,种有一棵瘦小干枯的石榴树,张骞爱惜之,经常为它浇灌。几年后,这棵小石榴树长得枝繁叶茂、花开似火。后来张骞要回中原,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年轻女子,请求要与他一同回中国,张骞害怕其中有诈,便婉言回绝了她。漫漫回国途中,张骞遭遇匈奴人俘虏,其随身携带的那棵石榴树也失落他处。等张骞回到长安,突然一位红裙绿衣女子气喘吁吁地向他奔来,垂泪说道:“奴只求回报浇灌之恩。”说完便倒地不起,随即化成一棵石榴树,正是张骞所失落的石榴树。后人因此而尊张骞为五月石榴花神。

石榴花味酸,有活血止血、祛痰止痛的作用,主治鼻衄、中耳炎、创伤出血、牙疼、呕血等病症。所结的果实更是金房玉隔、万籽同苞,红似玛瑙、白若水晶,酸甜而味美。古人有诗赞曰:“雾縠作房珠作骨,水精为醴玉为浆。”

“一丛千朵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新干。”我喜爱这秀美多姿、灿若红霞的石榴花。

园隅榴花初放

★徐占领

园隅五月蕾初盈,一袭红绡韵自成。
懒与群芳争俗眼,幽贞只合伴深荆。

农民工

★李民强

机器的轰鸣声	刚强
将一座座积满旧尘的楼房	
推倒	城市的灯火映红了他们的脸庞
抡起的铁锤	青春,热血与汗滴
砸开一座座崭新的城市未来	每一幢楼,每一间房
呛人的灰尘	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淋漓的汗珠	每一道门,每一扇窗
厚厚的老茧	是他们粗糙的手把城市建设得
岁月磨砺了他们的青春	美丽敞亮
磨不去火热的激情	
城市,一座庞大的钢筋水泥架	砂石,尘土,石灰,水泥
支撑着它成长壮大的是来自乡	繁重的体力劳动
村一个个坚实的脊梁	不能削减他们的意志
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	他们是城市的过客
只看到他们清晰的背影	拼命地干活,挣钱
弓身的轮廓那么稳健,那么	眺望远方的山村
	那里有他们的牵挂与希望